

古韵悠悠七星桥

□ 庞善强



从七星桥西端不疾不徐走到桥的东端是328步,从七星桥东端不紧不慢回到桥的西端还是328步。这里所谓的不疾不徐或不紧不慢,我们乡下称之为“溜达”,就是随心所欲散漫地出去走几步。此时,最难得的是去释放一下自己,目光所及任意游弋,可以有所思,也可无所思,即便是心窝里猝然撺掇出那么点盼想,大抵也不是那么迫切。

七星桥位于平城区御河生态公园,它静静地横跨御河两岸,连接起两岸的葱茏与美好。桥上七个以木板组成的六边形层层环绕石阶、灯带、围栏,从空中俯瞰宛若七朵盛开的睡莲,又恰似天空的北斗七星熠熠生辉;其桥身六曲回旋玲珑生姿,颇具江南园林桥之韵味。七星桥临水九尺,水面开阔而清澈,很适合游人在此畅怀抒情,亦适合邀约三五好友在此留住美好的光阴,更适合踱着步去想些远远近近的心事。而我喜欢独自一人或走或站流连其间,去凭吊落花流水、风霜雨雪中的每一个细节,或是去试图打捞1600年前,鲜卑拓跋人的战骑如何顺着这条曾经丰腴肥美的河流一路南下,又是如何将一条如浑水蛇变成了“御河”,然后再用了长达一个世纪

的时间,将北魏都城百万人脚下的这片黄土地,浇灌出最美的翠羽流苏。每次踏上七星桥,我会无端地染上这种情结,似乎眼前的这座桥已经跨越了千年,千年之前它便像璀璨的北斗七星架于涛涛的如浑水之上,七星明亮,如浑水波澜壮阔更为明亮。置身此桥,不由得人会把心思无端地由近拉远,“凭阑半日独无言,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。”尽管这苍茫古塞之都容不得竹影俏丽、竹声呢喃,但无妨一岸的丝柳袅娜纷披,摇曳如诗。这妖娆多姿浪漫的诗,足可以牵得住武周山一响千年不倦不疲绵绵无尽的钟声。只要心里足够静,便能听得这钟声迤逦而来落在七星桥上,然后横穿一个霏霏无眠的雨季;只要心里足够诚,便能看到这钟声伴着洋洋洒洒舞蹈的雪花,然后营造出七星桥杳渺千古素雅无瑕的圣洁。往往这个时候,那七星桥上会兀自多出一柄凭栏而望的油纸伞,油纸伞下是一位长袖善舞衣裙飘飘的俏丽少女。雨雪中的七星桥,很适合生长一段两段或大或小的故事。譬如,昭君翩翩而来,对天弹奏一首《出塞曲》;再譬如,木兰卸甲归去,回望北上唱一曲《敕勒歌》。当然,七星桥上也会生长当下纭纭众生的故事,

更会生长未来。

七星桥曜如北斗,属于不同时代的每一个人,也属于不同季节的每一寸光阴。无论你怀着怎样的情愫,只要敞开心扉踏上这座桥,必定会就此生长出一段美好。倘若清晨,七星桥远远近近的河面会泊着一层静谧的蓝,那是大同天空特有的一种蓝,蓝得明澈蓝得深邃;待那层蓝由深渐变浅,一轮红日便慢慢悬在了东边高大的楼宇缝隙,那条逼窄的缝因了这层密不透风的红瞬间被点燃起来,同时被点燃的包括所有逼窄的心情。倘若中午,阳光灼灼直洒河面,沿御河望去,七星桥仿佛浮在粼粼闪动的银光中,俨然是这河面的点睛神笔。拾步桥上,水动桥移,游鱼往来戏逐。站在七星桥上远观,两岸翠柳醉醉柔梓翳密。若适逢阳春时,微风过处,紫花繁纷,藤蔓摇曳,自然意趣,变幻无穷。七星桥最美的时刻当属晚上,每每华灯绽放,七星桥上七莲争艳七星竞秀,流光溢彩靓丽夺目。一桥凌水,牵动全园之景,妙曼生辉,意境尽在其中,可谓人在桥上走,景在水中游,情与景互动,景与人交融。七星桥之妙非在一日三时,其春有春的芬芳,夏有夏的浪漫,秋有秋的瑰华,冬有冬的圣洁。

我则更喜欢雨中去七星桥散步,一个人或徜徉或伫立在桥上,去感受时空混沌中物是人非的境遇。此时的天地是灰蒙蒙的,包括曾经赤热的红、醒目的黄、滴翠的绿,一切都是灰蒙蒙的。噼噼啪啪的雨落在桥面,桥上便多出了密密匝匝晶莹剔透的珍珠,珍珠由小及大滚来滚去,便滚成了一汪一汪由缓到急的水流,水流再顺着排水管道流进河里。而河面上是被雨滴敲打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飘飘荡荡的水泡,那水泡破了再起,起了再破,似破非破,似灭非灭,一直在演绎无数个从希望到失望、再从失望到希望没有结局的故事。但是这河水看不出有任何的遗憾与惆怅,一如河上的七星桥,依旧自由地伸展着自己的张力,淡淡地看待眼前的混沌,以及混沌中有意无意的落花流水草长莺飞。

七星桥,多美的名字,多好的寓意。



曹家窑的冬天

□ 高进宝



天是高的,地是阔的,有山有沟,有土有石,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庄,尽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,但在我的少年时代里,云冈区曹家窑令人着迷,让人不舍,使人依赖。

不必说春天的草绿花开,不必说夏天的蝶舞蝉鸣,不必说秋天的鸦飞兔跳,只一个冬天的风硬天冷便数说不尽。就拿风来说,它像脱僵的野马,横冲直撞,肆意奔突,所到之处,飞沙走石。若是迎面赶上,你都喘不过气,唯一的办法是背身。天冷得够呛,极冷极冷时,地都冻裂了缝。看那房檐下的冰锥,一大半冬日都有,看那矮矮的玻璃窗,每天早起都是雪白,还有堂屋里的水缸,一变天就搭上了冰碴子。可即便这般冷峻,这样肃杀,依然困不住孩子们。只要天没黑,只要肚不饿,就不会回家,他们的热情呀,犹如一团火,燃也燃不尽。什么冰天雪地,什么寒风凛冽,统统不算事儿。至今犹记,为了滑冰车,孩子们会去很远的沟里;为了砸元宝,会把帽子丢掉;为了玩打钢,会积攒老多石头;为了打雪仗,会把棉鞋弄透湿。反正,冷奈何不了孩子们,奈何不了一颗童心,大家的兴致如同胸中的一团火,似乎永不熄灭。

下雪的山里很静,灰蒙蒙的天地间,除了一座冒烟的村庄,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。雪似乎把所有的声音盖住了,不光野物的声音,就连院子里的鸡狗都沉默了,乖乖地呆在窝里愣着神。我最喜在雪地里跑,在雪野里叫,那是我的天地,用不着顾忌啥,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就算累了跪在雪里也无所谓,仿佛世界是我的。当大雪下个不停,当天色越来越暗,脑子里就会想到火,想到灶,想到炕,想到热稀粥,想到炒莜面,想到腌萝卜,那是一顿妥帖的晚餐,那晚餐里有说有笑有温度,那晚餐把窗外的雪天衬托得格外清寒。

曹家窑的寒夜是冷彻的,连天上的星星似乎都被冻住了,不再一闪一闪。那隐在暗黑里的小村庄,除了一两声狗吠,便声息皆无。在这个寂静的夜里,尤其会体会到热炕和被窝里的暖,尤其不想探出身子往暗夜里张望。闭上眼睛,耳边会响起冷风的呼啸声、门扇的抖动声、窗框的起伏声,这声音来回穿插,不觉将你带入梦境。可偏偏熟睡中,风箱边响起老鼠的啃木声,你下意识地望向猫道,可是猫还没有回来。在这风雪之夜,猫又在外边做什么呢?想着想着,又沦陷在温暖中沉沉睡去。

随手拍大同



桑干河的寂冬

珏儿 摄

